

文学巡礼

痕迹

时代与历史、乡土的浑融 2021—2022年度“太湖文学奖”获奖作品评述

| 锡 讯 |

| 汪正丹 文 |

近日，2021—2022 年度太湖文学奖获奖作品公布。夏英勇的长篇散文《承天门之灾》、戴军长篇非虚构作品《心谣》、王黎群的传记《一朵野花：陈梦家纪事》、朱璟秋的中篇小说《茶洲记》、高仲泰的纪实文学《深潜：中国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发纪实》、张春梅的文艺理论《网络文学“现实”的多重变异、未来性与大众美学》、王学芯的诗集《蓝光》、陆阳和沈云福的纪实文学《奋楫者先：无锡县乡镇企业发展纪实（1956—2000）》、张翔的诗集《江南俚语》、苒小雨的中篇小说《设色宣纸》、王才兴的短篇小说集《西北有高楼》等作品获太湖文学奖；金雪松的组诗《迷路》、周晓东的散文《茶香》、蒋森度的散文集《风从哪里来》等作品获提名奖；迟慧的童话《慢小孩》获荣誉奖。本届太湖文学奖评委阵容强大，体现了评奖的公正公平。六位终评评委分别是吴义勤、毕飞宇、刘旭东、丁捷、鲁敏、汪政。

观照当代生活

讲好中国（无锡）故事，作家当仁不让。无锡作家们将个人的情感、所思、所欲，将对社会现状的观察、思考，将对大自然与无限时空的经验乃至幻想，创造性地予以文学呈现，从中折射多彩现实、时代精神。

人类的科技史就是一部战胜极限的历史。极限深度要求极限制造。在载人深潜领域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，我国从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。高仲泰的《深潜：中国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发纪实》讲述了我国深海载人潜水器从立项、设计、研制到海试的历程，记录了“蛟龙”号、“深海勇士”号、“奋斗者”号接连创造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的重大时刻，突出塑造了科研团队的群像，重塑了深潜英雄的内心世界和成长之路，传扬了“严谨求实，团结协作，拼搏奉献，勇攀高峰”的中国深潜精神。

被邓小平誉为“异军突起”的乡镇企业，崛起于草莽，成长于改革，搏击于市场经济的大潮，创造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奇迹。陆阳和沈云福的纪实文学《奋楫者先：无锡县乡镇企业发展纪实（1956—2000）》以时间为轴，以无锡县乡镇企业为典型，运用真实史料与文学化笔调，着重描写个性化的创业故事，解读和总结“四千四万”精神。何以无锡？何以百年？无锡“百年工商城”的基因解读或许能从本书中找到答案。

王学芯的诗集《蓝光》，将诗歌书写对象从农耕文明转

移到新工业文明，触及了以往少有人涉猎的新工业题材，深入数字化、机器人、5G、物联网、大数据、新工业等内容，在价值取向上从对乡村的怀旧转变为对新工业的拥抱，从对旧城市的批判转向对科技城市、智慧城市的肯定。

近几年来，网络文学方兴未艾。与纸媒写作不同，网络文学的媒介属性、生成方式和文化表达都带有鲜明的互联网时代特征。张春梅的文艺理论《网络文学“现实”的多重变异、未来性与大众美学》以文学评论的角度为切入口，关注作者和读者以及传播的变化，透视当下网络文学创作现状，并引发深层次的思考。

再现历史场景

历史与现实、个体与时代，是一脉相承、须臾不可分割的。文学创作承担着史学所不能及的重要使命。无锡的作家们充分调动各种文学体裁和创作技法，重构历史记忆，用有血有肉的细节赋予历史生命，传承历史人物的精神风骨。

“一国君臣如病狂然。吁，可怪也。”这句源自《宋史》的话，成为夏英勇创作长篇散文《承天门之灾》的最初缘由。该作品在出版时易名为《东京梦寻录》，是作者继《绍兴十二年》《庆历四年秋》之后“宋史三部曲”的收官之作，精细而清晰地再现了宋真宗时期长达二十多年的举国胡闹的景象。在历史的宏大主题中，承载历史本身的始终是一个个鲜活的人。作者从历史的故纸堆中爬梳相关史料，以严谨的写作姿态，以文学想象还原帝王君臣、百姓黎民的多面人性，深刻揭示出当事人的行为逻辑，以人之小见史之大。人性，原来亘古如斯。

陈梦家早年是新月派诗人，中年由于爱情的动力转向古文字学和考古学，可惜因特殊原因而英年早逝。王黎群的《一朵野花：陈梦家纪事》以年谱与文学相结合的方式再现了陈梦家跌宕而又悲怆的一生，在众多的以陈梦家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中别具一格。

深描乡土社会

离开乡土社会，无以为中国。无锡的作家们撷取乡土社会最具亮色的段落，回望故乡，书写乡愁，为读者奉献出独具无锡特色的文化作品。

民谣，来自民间，紧贴百姓的喜怒哀乐，传递着祖辈的智慧、性情，蕴含着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、智慧和思维方式。戴军的《心谣》以民谣为红线，串联起跌宕起伏的叙事说理，进行恰到

好处地领悟、挖掘、组合，复活了一个个古老的民谣，使其成为一种心谣，重新回到当下，回到人间。

朱璟秋的《茶洲记》同样是一部向宜兴致敬的作品。该书将地方茶商个人的奋斗与家族、民族的兴衰紧密相联，勾画出一部近现代史上的中国茶人的命运长卷。小说融入了东坡书院、蛟桥、东洑、铜官山等各种宜兴地标元素，有阳羡特定的气候物产、风俗习惯，有代代相传的人物、诗文、戏曲、传说，生动有趣地展示了阳羡曾经的市井生活。

蒋森度的散文集《风从哪里来》，以平常的生活为切入点，展现了江南水乡温暖的记忆，记录家乡梅泾小村的发展变迁。文学简洁而又不失生动，充满乡村野趣，勾勒出一幅壮阔的乡村生命图景。

开掘生命情感

“拆二代”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。众多“拆二代”青年在获得城市化带来红利的时候，却在一定程度上被物质、社会、家庭、精神所“围困”。苒小雨的中篇小说《设色宣纸》就是以此为题材，用虚拟化的手法，展现了一幅荒诞的社会图景，呈现出城乡变局中的精神世象，体现出对人生意义的深度思考。

文学的存在，是为了保存历史中最生动、最有血肉的那段生活以及生活中的细节。王才兴的《西北有高楼》撷取了江南太湖平原的一批小人物的生活断面，致力于从深沉涩重的表象世界发掘细微的生活质料，揭示出人性最深处的奥秘。

语言是沟通的桥梁，诗歌亦然。金雪松的组诗《迷路》将希腊神话和日常生活转换为文字，对生命进行精神回溯，并引发对生命的思考，气质超脱又有思辨的澄澈。“热豆腐烫死洋媳妇”“黄毛丫头十八变，临上轿变三变”“说着风，就扯篷”等江南俚语（方言），被张翔写进他的诗歌，将现代人的视线拉向古典，拉向文化，拉向传统，进入吴语区先民的生活场景，让古今人民的生活现场进行诗意衔接。

从获奖作品而言，近几年来无锡的文学创作集中于对人的关注，从历史或当下发掘题材，开掘多元文化母题。或观照当下，精心描摹当代人的追求与迷惘；或返身过去，打捞历史片段中的精神遗迹；或深入内心深处，诠释复杂环境下的人性。这已经成为无锡作家心中、手中的创作自觉。

普者黑，多彩的记忆

七彩云南，我心向往，虽然云南我去过多次，但普者黑还是第一次。“普者黑”是彝族语言，意为“盛满鱼虾的湖泊”。

今年二月中旬，我终于来到了这个美丽的地方。从昆明南站坐动车1个小时10分钟就到普者黑高铁站。高铁站有大巴车，每半小时一班直达普者黑风景区。普者黑景区有两个村落：普者黑村和仙人洞村。两个村离得不远，都是依山傍水风景美丽的田园风光。我下榻在普者黑村的“水陌听雨”民宿。民宿主人是西安驴友。他喜欢旅游，开车跑遍了全国各地。他曾多次来到普者黑，因为喜欢这里，四年前他租了这块土地，投资200多万元兴建了“水陌听雨”民宿。民宿很雅，庭园结构，前后都有书屋和茶吧，不远处就是山峦和湖面，有一种“推窗青山出，人家尽枕河”的感觉。

普者黑四面环山，山不高，连绵起伏的山峦围着中间的湖泊。湖边纵横交叉的水陌分割出一片片稻田和芦苇荡。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，把湖边的稻田、芦苇荡、湖中倒影和山峦，映照得耀眼妖娆，宛如一幅水墨画，令人陶醉。

青龙山是普者黑最高的山。青龙山顶的观景平台是俯瞰普者黑最好的位置。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，我们披着晨雾，攀登了青龙山。青龙山并不高，山顶距离湖平面400米左右，但登山的路，上上下下，曲折起伏，有的地方非常陡峭。行程过半，回头俯看，此时太阳徐徐升起，阳光从连绵山峦的间隙中洒下湖面，风吹湖面，涟漪泛起金色的水花。站在青龙山观景平台，俯看普者黑全景，一片片云彩流霞，青山绿水和色彩斑斓的花草，仿佛在金色的阳光下旋转。

普者黑太美了！此情此景，我很想用一段文字来表达，但因无法形容而难以下笔。

据说普者黑最美是夏天。到了夏季，湖面上全是荷花，人在栈道上漫步就像在一幅巨幅工笔荷花画廊里行走。我喜欢夏天的荷花，但我不喜欢夏天的人山人海。我更喜欢普者黑的初冬，我喜欢这里的宁静，喜欢这儿的清冷。我还喜欢普者黑的初春，南方大地醒得早，这儿已经是一片生机盎然，果园里红色的、紫色的草莓熟了，橙黄色的枇杷也熟了，这里的草莓、枇杷特别清香，特别甜。含苞待放的桃花红了，杏花白了……初春的普者黑是那么美丽，美得那么诱人，美得那么安静。我喜欢普者黑的美丽，我喜欢这里人们的朴实和憨厚，我更喜欢在这美丽和宁静中，向往和等待“三生三世，十里桃花”的情景。

普者黑村一条主街，街道两边是店铺，店铺后面沿着湖边都是民宿客栈。普者黑以彝族原住民为主，街道上有饭店、药店、服装店和许多小超市，大部分店铺由彝族原住民经营。到普者黑的第二天，我去小超市买咖啡，店主是一个彝族小伙子，胖胖的、黑黑的，很憨厚。当我把选好的咖啡瓶递给他时，不小心把瓶打碎了，咖啡散了一地。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，要继续付款，他紧紧拉住我的手坚决不同意说：“东西没出店门打碎了，不是客人的责任。”我腾出另一只手，准备拿手机扫码付款，就在这时一个趴在柜台后面三四岁的小女孩，迅速抢过付款码，嘟嘟着嘴一个劲地说“不是你的责任，不是你的责任”，我望着这对纯朴的彝族父女，敬仰之情油然而生，了不起的父女，了不起的民族，了不起的土地。

普者黑，心中的天堂，给我留下了多彩的记忆。



悠闲自在

插画
笑阳